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1/PV.90
8 December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第九十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2月1日星期一，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主席：蒂尔克曼先生（副主席）（土耳其）
- 嗣后：乔杜里先生（主席）（孟加拉国）
-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41/2)(11)
 -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19〕：
 -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秘书长的报告
 - (c) 决议草案
 -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4591/A

由于主席缺席，副主席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代行主席职务。

上午10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11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41/2）

主席：今天上午，本大会将先进行题为“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的议程项目11。

我能否认为联合国大会注意到载于文件A/41/2的安全理事会报告？

就此决定。

主席：我们对议程项目11的审议就此结束。

议程项目19（续）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a)《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41/23；A/AC.109/848至A/AC.109/857，A/AC.109/858和Corr.1，A/AC.109/859至A/AC.109/868，A/AC.109/873和Corr.1，A/AC.109/874和Corr.1和2，A/AC.109/877和Add.1，）

(b)秘书长的报告（A/41/673）

(c)决议草案（A/41/L.33和Corr.1，A/41/L.36，A/41/L.37）

(d)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41/921）

主席：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建议，关于本项目的一般性辩论的发言者名单于今天中午12点截止。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通过这一建议。

就此决定。

主席：现在我请特别委员会报告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艾哈迈德·法鲁克·阿努斯先生提出委员会报告。

阿努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24人特别委员会）报告员：作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员，我很荣幸地向大会提出载于文件A/41/23的特别委员会关于1986年工作的报告，以供其审议。

该报告主要与议程项目19有关，报告的提出是根据联合国大会1985年12月2日关于《宣言》执行情况的第40/57号决议的第12段，在该决议中，大会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寻找合适办法，以便在尚未获得独立的所有领土上立即全面实施联合国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特别是提出消灭殖民主义残余现象的具体建议。

根据这一决议以及其它有关决议，在这一年中特别委员会审查了《宣言》在剩余领土上的执行情况，并提出了由各国、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和专门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其它机构进一步采取措施的建议，以便加速非殖民化进程，并促进有关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进步。

该报告的第4至6章和第9至11章载有关于本委员会对具体领土和其它有关项目的审议及其建议。由于第四委员会已经对这些章节进行了讨论，联合国大会也对第四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了讨论，这里我只想简要地谈一谈委员会在非殖民化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一些行动。

正如有关章节所指出的，特别委员会感到很满意的是，在它审议具体领土的问题上，它再次得到了有关管理国的密切合作。由于新西兰政府继续进行合作，并向该领土派遣了一个视察团，使得委员会能得到关于托克劳局势的第一手资料，并弄清该领土上的人民对于其未来地位的愿望。

然而联合王国代表团自特别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次不参加委员会对于其管理下的领土的审议。由于在18个剩余领土中，有10个属于联合王国管理，并注意到联合王国的不参加将对其工作带来不良影响，委员会呼吁联合王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决定，授权委员会主席在这方面继续与该代表团进行磋商，并希望联合王国将在

1987年继续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关于《宣言》所适用的领土名单，委员会单独审议了题为“特别委员会1985年8月14日关于波多黎各的决定”的项目。在这方面，委员会在听取了本组织一些代表的发言之后，就该项目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该决定载于报告第1章。

在这一方面，特别委员会还审议了作为南太平洋论坛成员的会员国要求，它们要求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建议，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编入非自治领土名单。

在审议之后，并根据大会可能在这方面作出的任何指示，委员会决定将在1987年会议的一开始讨论南太平洋论坛的要求，以便向大会第42届会议提出适当的建议。随后，南太平洋论坛的同样的几个会员国政府通知委员会，它们决定在本届大会上谋求重新把新喀里多尼亚编入非自治领土的名单。

正如特别委员会报告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特委会执行了另外一些大会在各项决议中交托给委员会的任务，以及委员会本身过去作出的有关对联合国在非殖化领域里的工作进行宣传的决定所规定的任务。

牢记非政府组织在非殖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委员会在此呼吁这些组织加强努力，传播有关的信息。在这方面，委员会决定继续与这些组织进行磋商，以便进一步鼓励这些组织努力抵消南非和一些西方和其他国家中的某些传播媒介所发动的破坏性和敌对运动，这种运动是反对纳米比亚和南非的人民的真正愿望的。委员会也要求秘书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促进有效地传播有关非殖化的情报。

在这一年中，委员会参加了一系列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召开的国际大会和会议。鉴于所取得的建设性成果并根据大会最近作出的决定，委员会决定继续与有关组织进行磋商，并参加这些组织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安排的有关非殖化的大会、讨论会和其它特别会议。

要求会员国注意第1章的J部分中题为“未来工作”的各项建议，委员会希望，

这些建议将能够满足获得大会批准的要求，以便使委员会能够有效地执行尚未完成的任务。

特委会建议，大会再次呼吁有关的管理国为贯彻《宣言》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立即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在这方面，鉴于所有管理国积极参加委员会工作而取得的有益的成果，特委会建议大会再次要求有关的管理国积极参加委员会有关在它们各自管理下的领土的工作。

此外，牢记大会曾经重申，把非自治领土直接结合进联合国和有关机构的工作中是促进这些领土中人民的进步，获得与联合国会员国平等的地位的一个有效手段，特委会建议大会邀请管理国允许有关领土的代表参加第四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中有关它们各自国家的项目的讨论。

大会也希望再次呼吁所有国家、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其它组织遵守联合国在有关非殖化问题的决议中向它们提出的各项要求。

我代表特别委员会建议大会特别重视这一报告。

最后，我表示我个人对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拉马斯·奥利瓦大使的赞赏，在这一年中，他作为代理主席出色地主持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奥拉马斯·奥利瓦大使以他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智慧和首先是他对非殖化事业的献身精神和承诺，在为委员会服务时成绩卓著，这些都反映在有关的记录中。我期待着能够荣幸地继续与古巴大使密切合作。

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副秘书长艾哈迈德先生和助理秘书长里法伊先生提供的领导、指导和帮助，并感谢他们的全体工作人员。我个人也要感谢委员会的秘书托马斯·田中先生提供的支持和指导。他全心全意地致力于非殖化事业。我也要感谢他的助手在起草我的报告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我也要向里法伊先生表示敬意，他作为他的政府的代表以及委员会的报告员，作为秘书处的成员为非殖化事业服务了30年之后将要离开我们。

主席：我现在请古巴的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贯彻情况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的身份发言。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贯彻情况特委会代理主席（24国特委会）：大会刚才听取了委员会的报告员、我们的同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阿努斯先生对1986年期间24国特别委员会的工作的简洁的总结。因此，我将只作为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简单地谈一下过去一年中在非殖化领域里所发生的主要事件以及我们面前尚未完成的任务。

各位成员只要简单地审查一下特别委员会在这一年中所进行的工作就可以充分地了解到，尽管我们在一些我们负责的领土上取得了积极的事态发展，许多领土仍然在实现第1514（XV）号决议中的《宣言》的崇高目标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纳米比亚的情况尤其如此——那里的局势由于南非残酷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反复对邻国进行武装侵略和顽固地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而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几周前，我在大会的讲话中已经指出，这一地区存在着暴力大规模升级的可怕危险，因为南非蓄意藐视国际社会。鉴于南非继续拒绝自己的《宪章》义务，坚持使用武力维持它对这一领土的非法统治，特委会严肃地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全面和有效的措施，以充分执行联合国的决定。安理会某些西方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的重大责任不需要我再强调。

我愿向前线国家政府表示特别的敬意，它们坚定地支持争取一个自由、独立的纳米比亚的事业，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而作出了坚决的努力。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也应该得到赞扬，他在争取找到一个国际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努力中继续表现出政治家的气质，指导纳米比亚走向长期努力所争取的独立。特委会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实现这一重要目标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过去这一年中，特别委员会还密切注意了影响其它殖民领土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领土的问题。由于这些领土面积小，人口少，由于它们常常与外界隔绝，资源有限，这些领土面临着许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具体的问题，这些领土的有关人民必须有条件行使《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有关条款所规定的权利和特权。在履行它们的《宪章》义务的时候，有关的行政管理当局必须承认这些权利，允许这些领土的人民在没有任何引诱的情况下，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为此，我愿强调行政管理当局有义务加强对它们管理下的领土的人民进行政治教育，以加深这些人民在自己今后地位的问题上对《宪章》和《宣言》宗旨和目标的认识。

根据《宪章》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在履行自己的首要责任的时候，也应该竭尽全力保证它们所管理的领土的经济具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为此目的，应该在双边和多边的基础上组织有效的发展方案，最大限度地利用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所提供的援助。仔细地保护和捍卫有关领土人民目前和未来的最高利益，应该是这些方案的首要考虑。

特别委员会的这些和其它重要意见已得到第四委员会的赞同，本届大会也已为此采取了行动。我深信，我们面前的报告中委员会的其它建议也将得到大会同样积极的赞同。

正如大会一再强调的那样，关于有关行政管理当局根据《宪章》第11章所承担的义务，它们的合作是我们为它们管理下的具体领土制定适当建议意见的一个必要因素。它们的代表向我们所提供的情报，以及在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中与它们之间的意见交换，无疑是我们讨论的有效基础。非常显然，而且过去的经验也已经表明，如果有关行政管理当局提供充分合作，领土的人民真正有机会表达他们真正、正当的愿望，小领土的组织任务就比较容易。大会以前已经注意到，特别委员会通过在考虑多数领土问题中，得到有关行政当局的密切合作。

因此十分遗憾的是，联合王国政府决定不参加今年委员会的工作。特委会报告

员早些时候已经指出，我们特别地注意到，现有的18个领土中有10个属于联合王国管理之下。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特别委员会今年早期所通过的一项决定中向英国政府发出的呼吁，能够得到积极的响应。就我个人而言，我将根据特委会的授权，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同联合王国政府进行磋商。

关于向附属领土派遣访问小组的问题，我再次重申委员会一再强调的意见，即派遣这种访问小组是了解殖民领土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直接掌握有关人民真正愿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希望委员会能够在行政当局，特别是联合王国的继续合作下，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派出这种访问小组。

特别委员会对新西兰政府表示感谢，因为它第三次使本委员会能够向托克劳派遣一个访问团——这个访问团是今年7月份派出的。新西兰政府继续和我们进行合作的确使特别委员会能够充分了解托克劳人民在实现该项《宣言》各项目标的进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并毫无疑问将进一步促进实施该项《宣言》和大会有关这一领土问题的各项决议。

这些领土即是有争议的主权要求的目标，也是某些政府出于地理、历史或其它方面的原因而拥有特殊利益的目标，载于《宪章》和该项《宣言》中的各项根本性的原则今天仍然全部适用于这些有关的领土，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通过谈判、互谅互让和斡旋等方式促进和平解决这些有争议的主权要求和利益的需要。我相信，如果各有关政府表现出必要的意愿和责任心的话，那么这些问题是能够通过谈判和磋商得到友好和迅速的解决的。秘书长在这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我们全都十分感谢他在这方面继续进行的努力。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员已经指出，大会目前审议的本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中的有关的章节载有几项有关残存殖民地领土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具体建议。我坚定地相信并希望，大会在讨论这一议程项目的同时，将能对特别委员会所提出的这

几项建议给予最认真的注意。我相信，大会通过这些和其它各种重要建议将会进一步加强本组织更加有效地解决残存的殖民地问题的能力。

人们能够从提交给大会审议的这份报告中注意到，特别委员会在就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作出决定时，试图达成尽可能广泛的一致意见，这已经成为特别委员会长期以来的一个传统了。我们在过去的四年中所采用的这种方法不仅在特别委员会内，而且也在第四委员会内始终发挥了良好的作用，而且这种方法还促进了大会对特别委员会的各项有关建议的审议工作。

我相信，本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将继续竭尽其努力以避免采用容易造成争议或者分歧的办法，并将继续体现他们对至今仍然生活在殖民地领土上的人民的事业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肩负着使这些人民实现自决和独立的重任。

正象各位成员充分了解的那样，特别委员会一贯站在本组织努力使其工作方法更加合理化和现代化工作的前列。因此特别委员会再次采取所有适宜的措施以便使它对于会议服务的需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并控制和限制本委员会编制文件的需求量。此外，为了响应秘书长在今年年初要求政府间机构减少开支的呼吁，鉴于本组织所面临的现金短缺的严重局势，特别委员会在与其各个成员密切合作的情况下，得以使其预算的节余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八左右，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压缩有关本委员会使命的公务旅行。我们能够在不对本委员会有效地履行其使命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使节约预算成为可能的确是由于特别委员会所有成员的继续合作精神以及他们对本组织事业的责任心。

我要借这个机会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保证，特别委员会将继续竭尽它的一切力量以援助秘书长为实现尽可能低的活动费用取得最佳成果而进行的努力。与此同时，我要要求秘书长，并通过他要求秘书处内的各有关办事机构确保

不应该由于特别委员会为了使其活动费用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努力而使特别委员会处在一种不利的地位上，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特别委员会所实现的节约其直接原因乃是由于特别委员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所不断表现出来的良知和一致的努力。 尽管特别委员会将继续在这方面同秘书长进行合作，但必须清楚地了解不能把特别委员会最近几年所实现的节约作为武断削减该委员会未来预算需求的一个借口，因为特别委员会根据大会所赋予它的使命计划充分地实施大会所通过的工作计划。

我要借这个机会特别向第四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维克多·格贝霍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使第四委员会以最有效和堪称楷模的方式圆满结束其工作中所表示出来的杰出的领导艺术和政治家的风度。 他对世界各国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是尽人皆知的，他对非殖民化进程的贡献充分体现在刚刚结束的整个会议的过程中。

我要对现阶段的工作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今年，作为代理主席，我得到了本委员会和秘书处的同事们所提供的最充分的合作，我要向他们所有的人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

我特别感谢我们的主席——埃塞俄比亚的贝尔哈努·廷卡大使，他是我们的一位亲密的朋友，他干练地指导了我们的工作并确立了本委员会今年的工作方针。 我还要向我在主席团的下列朋友和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是：瑞典的斯特恩·斯特罗姆霍姆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罗尼斯拉夫·卡拉维奇，他们是我们的两位副主席；我们的报告员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艾哈迈德·法鲁克·阿尔努斯先生；小领土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突尼斯的阿马尔·阿马里先生和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员瑞典的安德斯·比耶尔纳先生。 他们所提供的不懈的援助和明智的意见都使得我能够履行交给我的代理主席的任务。 我向他们的每一个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非殖民化事业所表

现出的献身精神。

我们的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始终重视非殖民化领域的工作。我们感谢他对我们工作的重视、合作和援助。我还应当向秘书处所有的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这一年中对特别委员会所提供的各种援助和支持。

我已经简短地回顾了非殖民化领域中的某些主要进展，根据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现在我愿代表各提案国介绍在这一项目下递交的两项决议草案，它们已载于A/41/L.36和A/41/L.37号文件中。这两项决议草案都反映了我刚概括的进展和问题，因此我不必详细地谈到它们的内容。

A/41/L.36号决议草案涉及到非殖民化的一般方面，根据这项草案，大会将恢复特别委员会的授权。

A/41/L.37号决议草案涉及到关于非殖民化的情报交流问题，根据这项草案大会将再次强调公开宣传的重要性，以此促进《宣言》的目标与宗旨。在这方面，我满意地注意到今年会议委员会再次提出的建议，即根据大会1982年11月的第37/14C号决议，应当继续提供会议记录的作法，包括向特别委员会提供逐字记录。因为就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来说，会议记录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有助于尽可能地传播关于委员会工作的情况。

特别委员会各成员都记得，1986年5月9日的大会第40/472号决定批准了秘书长提出的某些节省开支措施，包括终止特别委员会的逐字记录。我曾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事实：鉴于联合国需要长期逐字记录科的工作，而且特别委员会在8月份召开的会议估计不会超过15次，而且在8月份除了安全理事会之外没有任何有权要求逐字记录的联合国机构计划开会，因此终止特别委员会逐字记录的建议根据不会导致开支的任何有价值的节省。

而且，我还告诫：如果中断逐字记录，那么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就还应包括在委员会中人们发言的概括内容，这对本组织将是额外开支。因此我当时建议，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通过事后记录磁带录音提供逐字记录文件。

因此当时由于考虑到上述情况，我呼吁秘书长重新考虑关于该委员会逐字记录文件的建议，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呼吁没有得到注意。

实际上，在特别委员会今年8月召开的三周会议期间，长期逐字记录科果然无事可作，因为它根本不用记录任何会议，甚至安全理事会在这一期间也没有召开任何会议。同时，正如其它成员所指出的特别委员会向本届大会提交了报告已增加了内容，包括了人们发言的概括内容，鉴于该委员会过去在改革其工作方式和控制与限制其文件需求量的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绩，这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鉴于上述情况，如果通过A/41/L.37号决议草案，大会将恢复向特别委员会提供逐字记录文件，而且人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大会随后批准秘书长在1987年继续执行今年5月提出的经济措施决不应影响这一决定。

同样，我必须强调的是，公共宣传司应向特别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所有会议提供完全的新闻发布文件。

我谨代表各提案国谨该大会各会员国认真注意和一致同意上述决议草案。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反对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事业已使《允许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在历史意义得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强调。由于大多数会员国的一致行动，该宣言已成为促进消灭殖民主义的重要文件，它没有失去任何意义。

今天，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被解放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们有力地提倡和平事业、裁军、社会进步和公正的国际和平。这尤其反映于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行动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它们的行动表示高度赞赏。不结盟

国家在最近于哈拉雷通过的《政治宣言》中再次坚决谴责殖民主义的一切表现，并重申它们坚定地支持仍然遭受殖民压迫的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社会主义德国政府衷心地支持他们的这一立场。在最近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再次明确表示，我国人民同那些致力于世界进步事业、和致力于维护和加强和平的力量是团结一致的，这些力量有着理智的指导，并在谋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方面表现出政治责任感。

鉴于令人担心的国际形势，应特别重视行使自决权和确保和平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在《允许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得到强调。为了拯救我们的世界不受一场全面核战争的毁灭威胁，并为可靠和平开辟前景，必须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改善国际环境。

现在所需要的是建立可靠的保障措施，来保障对《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原则的尊重，这样就能够核时代的特别的条件下，持久地维护人类的最大财富。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关于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体系的建议的基本目标。如果不尊重各国人民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权利，包括无条件全面地执行第1514(XV)号决议，就不能够设想这样一个全球的体系。

在非殖化进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够掩盖这样一项事实：某些人民和领土仍然遭受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殖民地压迫和剥削。所谓的小领土就是这样的情况，由于很明显的理由，管理当局依然迫使小领土维持依靠性的地位，纳米比亚更是这样的情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有很多机会阐述自己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比如，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的会议、维也纳会议、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特别会议、以及最近举行的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认为，我们时代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最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必须迫使作为纳米比亚实现独立主要障碍的种族主义南非放弃其威胁和平的政策。这就要求立即停止同种族隔离政权之间的任何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这就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

比勒陀利亚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今后我国也将声援和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解放斗争。

令人惊讶和不安的是，在所谓的小领土中一些人民仍然被剥夺自己的真正的自决权利，因为殖民主义国家的军事和战略利益占居更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局势不仅对那些直接受到影响的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也对该区域内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其中一个理由说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什么反对任何使事实吞并具有战略意义的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合法化的企图。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当在非殖化的进程中给予密克罗尼西亚人民独立，这是一项极有代表性的任务。

决不能允许这块被任意瓜分的领土在其人民被强加各种协议的基础上得以维持，作为这个管理当局的永久的军事基地。在国际法中找不到任何能够批准这种行动的证据。根据《联合国宪章》，只有安全理事会有权利作出决定终止托管协议。这项协议一直没有得到履行。此外，这项协议一直被滥用来迫使密克罗尼西亚人民屈服于新殖民主义统治，剥夺他们自由表达意愿并且争取真正独立的机会。联合国的责任就在于此，我们必须履行这一责任。

基于这一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致力于消除世界上危险温床的事业，我们支持毛里求斯提出的立即把查戈斯群岛，包括迪戈加西亚群岛归还给毛里求斯的要求。这一岛屿的巨大的军事基地构成了对该区域和其它地区的各国人民的威胁，同时也严重地阻碍了所有旨在把印度洋转变为一个和平区的努力。

我们赞同不结盟国家的看法，波多黎各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我们支持1986年8月14日联合国非殖化特别委员会通过的有关决议。

寻求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也意味着采取步骤，反对帝国主义力量企图剥夺各国人民在寻求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胜利成果的阴谋。

新全球主义的政策标志着暴力行径、粗暴干涉它国内政、企图借助雇佣军反革

命匪徒推翻合法的政府、以及迫使独立的国家顺从，这样一项政策严重地违反《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实质。

今天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充分地享有自决权利也要求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行使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在这一方面，我要列举一个恰当的例子：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这里指的是欠帝国主义国家和银行的债务正在不断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把以利润为目标的具有大家都知道的内在缺点的“自由市场经济”宣扬成为唯一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这似乎更令人怀疑。发展援助和私人投资无疑已经被用来作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扩大和保全自己的活动范围的烟幕。

任何企图用广泛的新殖民主义依靠性和剥削的网络来取代传统的殖民地压迫的作法必须受到坚决的反对。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元首昂纳克在发给不结盟国家第8届首脑会议的贺电中庄严重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定不移地站在提倡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并且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政策的各国和各国人民这一边。

我国将基于这一原则性立场，继续不断地支持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正义事业。

汤普森先生（斐济）：今天我不胜荣幸地代表澳大利亚、斐济、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7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南太平洋论坛国家，就议程项目19发言。

该论坛是南太平洋独立和自主人民的区域组织。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广泛的自由和成功的自决行动。起源于这个大厦的非殖化巨浪横扫了我们岛屿的海岸。一九四五年，非殖化原则被载入《联合国宪章》。这些崇高的情感、对全世界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合法性和愿望的保障改变了我们世界的政治面貌。

这次辩论的焦点将是新喀里多尼亚。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南太平洋问题。但作为一个区域，我们对非殖化问题的关心更为广泛。我们和大家一样，痛恨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我们希望殖民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所有7个南太平洋代表团将投票赞成关于非殖化的3项决议草案。

南太平洋地区并没有直接卷入早期粉碎殖民帝国时期的动乱。然而，种子在那时播下了。当我们地区的人民亲眼目睹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时，新的设想就深深地扎下了根。但是，预示着南太平洋出现飞跃的是1960年历史性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使得四分五裂的附属岛屿变成了一群自豪的独立国家，现在组成了南太平洋论坛。正是非殖化宣言产生的动力，才使得南太平洋论坛得以成立。我们对该宣言、非殖化原则和本组织的支持不仅表明了我们的政治信仰和义务，而且也表明我们承认它们在改变我们地区中发挥的作用。

这股曾经使我们取得独立和建立国家的浪潮没有能够成功地冲击着我们地区的其它海岸，我们不能对此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非殖化进程还没有在南太平洋完成。在我们中间，太平洋人民的权利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本组织、我们大会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就是我们对新喀里多尼亚局势的估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十分勉强的估价。我们曾经希望能够避免这种局势，希望对话和讨论的进程、进步和政治演变能够继续下去，一度得到法国政府承认，并被当作一种事实而得到促进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要求独立的权利能够导致新喀里多尼亚出现和平过渡。

6年来，我们国家的政府首脑每年都在南太平洋论坛举行会议，对该领土内的

局势表示不安。它们注意到了法国在南太平洋发挥的作用。它们也知道法国对人民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仅是在南太平洋，而且是在法兰西王国曾经扩大到的世界的许多地方。我们曾经希望能够继续进行合作和对话，希望我们区域多种族独立社会发展中的政治妥协和创造性的宪法演变进程也能够在该领土内出现。

但是，我们同样也知道联合国在非殖化进程中的作用，不仅仅是联合国的经验，以及它在指导几十个国家取得独立过程中积累的集体智慧，而且也由于联合国是一个论坛，附属人民在这儿有权直接向国际社会阐述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愿望。多年来，新喀里多尼亚土族人民一直在敦促我们支持他们行使这一权利。5年来，南太平洋论坛的政府首脑们一直犹豫着没有采取这一步骤。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对向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产生了犹豫。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权利在《非殖化宣言》中得到了保障。相反，它表明这些国家失望，法国自己能够向这一权利承担义务，由此铺平取得合法自决的道路。

最后，我们地区的政府首脑们今年初遗憾地决定，它们再也不能表示沉默了。新一届法国政府在巴黎采取的行动否定了它们看到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民作出的妥协和承担的义务。为过渡到一个自主政府而建立的体制框架遭到了破坏。给予新喀里多尼亚4个区域新的政治体制的权利很大一部分被撤回。这一切都没有进行磋商，尽管南太平洋地区的各国家政府普遍请求进一步推进以前法国政府取得的进展。

请允许我简单谈几句我们政府对此事的介入。斐济是一个多种族社会。我们忠于多种族主义，不仅把它当作是斐济的目标，而且也认为是对我们整个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的理想。我们认为，要确保新喀里多尼亚的未来，那就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困难的妥协，以在该领土内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多种族社会。我们从

经验中知道，这是可行的。因此，我国政府在南太平洋论坛审议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们和法国政府交换了意见，因为新喀里多尼亚是我们西边的近邻。1982年，我国总理率领南太平洋论坛代表团与密特朗总统及其政府进行了讨论，以取得妥协，在新喀里多尼亚、南太平洋地区、南太平洋和法国之间取得协商一致。我们认为这是必须的。从这些讨论中，我们认为正在进行改革，以永久地改变新喀里多尼亚的政治和经济平衡，由此消除导致产生不满情绪的卡纳克基础。在我们1982年以来的讨论中，我们一直敦促法国政府遵守和实现这一计划。但现在，我们认为出现了明确的反复，即世界那一边的国内政治的需要对我们地区造成了不利于新喀里多尼亚人民、以及南太平洋和法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正如论坛国家首脑今年8月在苏瓦举行的会议上所作的那样，只要说自1986年3月以来法国对新喀里多尼亚政策的变化是一个重大的后退就够了。因而，南太平洋政府首脑一致决定，对新喀里多尼亚人民的恳求作出反应并争取将该领土问题重新列入联合国议程的时候到了。我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认联合国在南太平洋非殖化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深信，联合国也能够帮助新喀里多尼亚取得进展，使它能够在与联合国的合作下行使合法的自决权。

论坛对新喀里多尼亚自决权利的支持得到令人鼓舞的支持。例如，代表大约50个国家的英联邦政府首脑1985年10月在巴哈马拿骚举行的会议上“重申支持南太平洋残余的非自治领土的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享有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最近，101个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给予我们强有力的支持，并接受卡纳克民族解放阵线为观察员，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满意。今年9月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

“欢迎并支持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国……争取重新列入新喀里多尼亚问题的决定”

并

“强烈敦促第41届联合国大会将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非自治领土的名单”（同上，第76页，第151段）

我们希望，所有会员国将承认论坛国家一贯采取的克制态度。我们保持与法国对话的关切是有案可稽的。我们现在请求你们的支持，以便使新喀里多尼亚的殖民局势得到大会的审议。

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新喀里多尼亚曾经列入非自治领土的名单。大会从来没有将它从名单上取消。法国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并停止向《宪章》所要求的那样提供情况。新喀里多尼亚已经不再列入大会议程，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我们正在争取纠正这一反常现象。

在这一辩论中将会提出许多论点。我们对此是毫无疑问的。例如，大会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干涉了法国的内政；法国的好意受到质疑；重新列入是没有必要的等等。我的来自南太平洋论坛的同事们将就这些论点作进一步的发言。然而，让我现在说，所有这些论点都不是新的东西；论坛政府首脑在采取一致步骤争取重新列入新喀里多尼亚之前，已经深刻地考虑了这些论点。因为新喀里多尼亚是一块殖民地。它是一块非自治领土。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2万公里以外的法国宗主国的一部分。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新喀里多尼亚是否是非自治领土这一问题。为了寻求指导，我们查阅了大会关于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的历史，并查阅了必须指导会员国作出这种决定的原则。我们找到了这些原则。这些原则是仔细地、精心地、和有系统地制订出来的。它们在第1541(XV)号决议中得到大会压倒一切的赞成，这些原则澄清了历史性的《非殖化宣言》适用的领土的困难问题。这些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已得到国际法院的证实。这些原则象在其它地区一样指导了我们地区的非殖化。就我们而言，这些原则的有效性是无可争议的。不幸的是，我这里故意地说不幸的是，在国际社会接受《非殖化宣言》和第1541(XV)号决议26年后的今天，法国仍然没有接受这些基本原则。

这些原则向我们表明了什么呢？我不想重复载于几个月之前我有幸代表论坛国家向联合国会员国散发的背景情况文件 A/41/668 中的详细的分析。简而言之，这些原则的运用清楚地确定《联合国宪章》和《非殖化宣言》适用于新喀里多尼亚。新喀里多尼亚离法国有 2 万公里。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南太平洋群岛；其体制和政治历史表明，它一贯处于从属巴黎的地位。简而言之，根据《宪章》第 11 章和《非殖化宣言》的措词，它不是一块非自治领土。

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各种先例。我们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大会关于非自治领土的程序、原则和规定。我们仔细地研究了与这一请求有关的国际法问题。《宪章》是明确的。在非自治领土方面有必须履行的义务，今天，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上没有履行这些义务。新喀里多尼亚不是非自治领土，法国必须履行对《宪章》承担的义务。法国必须向秘书长提供关于新喀里多尼亚发展的情况。法国必须与国际社会合作，以确保《非殖化宣言》的原则象在我们地区的几乎所有其它地方一样在这一问题上得到忠实地执行。

联合国就这一问题作出有关裁决所必须的详细的分析已经作出。法国常驻代表自己也承认南太平洋论坛国家的论点是正确的。对论坛国家向联合国组织提出的不带偏见的法律和技术分析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作出答复，而是采取最方便的方法对其进行反驳，任何人在知道案件对自己不利的时候都会这样做的。论坛国家遭到谩骂和威胁。我们本来期望对这些论点作出答复，想不到却对我们的国家和领导人进行攻击，并卑鄙地对他们的动机提出质疑。我们看到事实遭到歪曲和曲解。例如，我们看到一位尊敬的国际法官、国际法院的一位成员的看法被故意地曲解。我们看到大会的决议被错误地引用，决议的内容和意图被歪曲。论坛在过去两个月中向联合国提出的论点没有一个受到客观的争议。尽管管理国在政治上大肆夸张并提供假情报，论坛问题的正确性仍然是无可辩驳的。

最后，我要谈谈论坛国家提出这一倡议的基本动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

信奉非殖化的原则。我们支持联合国继续执行使所有人自由生活的任务。我们信奉多种族主义。我们多民族南太平洋人民随时准备欢迎一个独立的多民族新喀里多尼亚获得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席位。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斐济常驻代表刚才代表南太平洋论坛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它们也是本组织的会员国——就议程19作了慷慨陈词的讲话。鉴于国际社会对完成50年代在本组织范围内开始的非殖化进程仍然感兴趣，对议程19的审议——非殖化项目——是历届大会的非常重要的项目。因此在这方面，我愿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就议程19特别是就有秩序地使新喀里多尼亚非殖化的必要作一发言，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和所有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国家——新喀里多尼亚位于这一地区——都对此具有重要和合法利益的问题。

我愿指出，非殖化进程是一个澳大利亚在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的进程。两个澳大利亚管理的领土——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是联合国的托管领土，在与本组织的合作中都实现了独立。第三个领土——科科斯群岛——在1984年行使了自决权，它在一次由24国委员会监督的和由大会批准的平民投票中赞成与澳大利亚形成一体。

我们在联合国范围内对非殖化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并帮助我们在本地区的非殖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作用。

当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作为缔造国加入本组织时，我们是来自南太平洋的唯一会员国。我们在该地区的邻国都是附属领土，隶属于宗主国。看一看该地区今天的地图，就将看出局势是怎样得到了变化。5个以前的领土——萨摩亚、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现已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而克勒巴蒂、图瓦鲁、瑙鲁、冬加、库克群岛和纽埃岛已实现独立和自治政府。其中一些将在未来加入本组织。

在这一进程中，联合国在通过托管理事会与24国特别委员会、以及通过请愿

进程和派出访问团，在执行1960年非殖化宣言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在非殖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太平洋意识——新的太平洋概念——已经成熟，并正在成长。正象前面的发言者所提出的，这在15年前建立这一现在把该地区13个自治国家连在一起的地区机构中的得到了表现；南太平洋论坛。

该论坛是南太平洋地区相当于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勒比共同体、非洲统一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这样的机构。其核心是各国政府首脑每年召开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南太平洋国家间的联系。1971年开始时有7个成员，现已有13个成员。随着论坛的作用不断发展，对它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独立与自治国家人民的发言人的承认也在增长。随着独立与自治国家数量的增长，它们中间对仍然留下的领土将遵循这一同样的非殖化进程的期望也在增长。*

完全可以理解，它们现已把注意移到法国海外领土新喀里多尼亚，因为当地的卡纳克人对独立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新喀里多尼亚的紧密邻国、包括澳大利亚，紧密注意这一领土上的事态发展。我们还关切地注意到新喀里多尼亚几次爆发的暴力事件，包括上个月的事件。

随着这一对独立要求的压力的增长，论坛国家不能袖手旁观。它们共同认为，新喀里多尼亚的不稳定和不安宁，不仅会在该领土内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而且会给其邻国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但法国认为，新喀里多尼亚是法国本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也曾这样认为。我们都知道，在1986年，这种态度试图使一个神话永久化，并保持一个合法的杜撰——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这一神话与杜撰向卡努特国王顶住海浪的企图一样令人费解。法国不可能在新喀里多尼亚无限期地抵抗已经荡涤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非殖化浪潮。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5年来，论坛一直就新喀里多尼亚问题与法国进行对话，包括继续接触与派遣高级代表团。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欢迎法国思维转变的迹象。宪法运动的发展，包括向当地卡纳克人民转交更大的政治责任以及土地改革，使我们很受鼓舞。而卡纳克文化也受到了更大的注意。南太平洋论坛，包括澳大利亚，把这些看作是有秩序的进行非殖化方面的逐步行动。我们愿加以扩大，以便促进新喀里多尼亚实现自治的进程。很遗憾，这一进展今年早些时候由于法国议会的选举而改变了方向。进而很快变得很明确，巴黎的新政府以与以前的政府不同的观点来看待新喀里多尼亚的未来。尽管它宣布了新的计划，现实仍然是不一样的。将举行公民投票。但是，这一投票中将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谁将参加这一投票？论坛国家仍然在等待对这些合法问题的明确答复。

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究竟是怎样参与这一进程的？在这一点上，是相当明确的。巴黎从来没有承认本组织在新喀里多尼亚自治进程上有任何作用。确实，新喀里多尼亚的一位参议员尤奎韦伊先生在上星期于纽约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该领土在提出的公民投票问题上不会接待联合国的观察员。

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我们在南太平洋论坛对该问题的态度上的转折点。论坛国家感到，不再有可能使它们在把法国的行为与其所宣称的计划进行比较时，先假设的动机是善意的。

因此，不怪乎8月在苏瓦举行的第十四届南太平洋论坛政府首脑年度会议上得出了结论，法国对新喀里多尼亚的政策的变化是向后退了一大步。这就是为什么各国政府决定再次要求联合国来审议新喀里多尼亚局势。我们在这里经常谈到本组织的防御外交。法国本身也支持了防御外交的概念。由于我们希望防止进一步可能发生的暴力和冲突，南太平洋论坛国家希望联合国参加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民化进程。

澳大利亚及其南太平洋论坛伙伴准备真诚地和现实地重开与法国的对话。我们期望着看到进展，而不是后退。我们支持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的立场是坚定地。这是出于已经确定的原则的。我们不会由于别人不准确地提到澳大利亚内部无关的事务而偏离这一立场。这些问题的提出只不过是要使问题复杂化和把这次辩论引向歧途。

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要保证新喀里多尼亚人能够在正常的联合国程序下，行使他们自决的权利。

有人问：为什么要现在重新列入呢？为什么不等待一段时间，等到明年或者甚至后一年？南太平洋论坛国家，包括我国已经不准备接受这种看法。我们听取这种劝告已经有5年了，但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为这片领土的未来制定的计划已经开始执行。这些计划仍然是模糊的，但他们包括计划在明年7月份就新喀里多尼亚未来的地位进行公民投票。那么为什么又不在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举行公民投票以后进行呢？我现在将告诉你们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认为我们不能再等了？

澳大利亚将首先同意让新喀里多尼亚的未来通过民主进程来决定。但是，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认为，设想中的公民投票在若干方面是有缺陷的。

首先，我们已经说过，将就什么问题进行投票和谁将有权投票还不清楚。这些基本的问题仍未答复。

澳大利亚与南太平洋论坛伙伴同意在新喀里多尼亚需要进行选举改革，使得投票权掌握在那些长期居住在和致力于新喀里多尼亚的人手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些问题得到澄清以前，代表着80%的当地卡纳克人的卡纳克社会主义

民族解放阵线仍未表示其态度。

第二，我们需要把设想中的公民投票与其他自决的行动相比较。是否能根据第 1514 (XV) 号决议提供选择。是否有为提供必要的政治教育制定了必要的条款？联合国或其他组织，如南太平洋论坛本身进行国际监察问题如何了呢？法国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答复仍不能使人放心。

第三个令人担忧的原因是法国人似乎已经对结果比较肯定，即不管当时进行投票的新喀里多尼亚人是谁，都将不接受独立。希拉克总理和海外领土部长庞都已这样说过。

我们知道这些是复杂的问题，对它们可能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正是如此，所以已经经过试验的联合国程序才应被利用，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瑙鲁和科科斯问题上澳大利亚所作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建议要法国做我们和新西兰在南太平洋地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如果不利用联合国程序，不可避免的结果可能是法国在明年 7 月将被允许向国际社会提出一个既成事实。到那时，本大会将不能够审议其结果，并可能要容忍其后果。

大会现在本着防御外交的精神承担责任当然更好，使得新喀里多尼亚人民自决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我们当前得出的结论是，在第 41 届联大采取行动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是必要的。最近在哈拉雷，我有幸在不结盟首脑会议上代表了我国。在这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享受了来宾地位。在哈拉雷很清楚，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同样得出结论，呼吁在本届联大，而不是在第 42 届联大把新喀里多尼亚重新列入。

拖延只能有利于法国，不会有利于新喀里多尼亚人民，并将使我们得到一个法

国的既成事实。我们认为，这是法国为什么坚决反对一个与联合国有关的程序决议的真正原因。而联合国理应参加新喀里多尼亚的非殖民化进程。

澳大利亚对法国在太平洋发挥的作用的态度被人们所误解和有人进行欺骗。我这样说的时候与其说是气愤，不如说是痛心。有人提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统治太平洋，并确定一切。有人提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际上并不支持这一有关新喀里多尼亚的倡议。我不认为这是符合高卢人逻辑的最好的传统。但是请允许我用澳大利亚人的坦率来作一答复。

我们与太平洋论坛的伙伴是平等的。我们不领导也不受人家领导。论坛的工作是通过协商一致进行的，我们是这种协商一致的一部分。

第二，请允许我强调，澳大利亚与法国的联系是密切的和长期的。澳大利亚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的领土上为保护法国的自由而进行了战斗和牺牲了生命。除了英文以外，法文是澳大利亚最广泛教授的语言。我们欣赏法国的文化。在政治上，我们已经具体同意了我们在太平洋的分歧必须在建设性和积极的双边关系这一更广泛的范围内来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澳大利亚是某种盎格鲁撒克逊人要把法国从太平洋赶出去并用澳大利亚影响来取代法国影响的阴谋的一部分是荒唐的。我们没有这种意愿、兴趣和能力。抛开所有的问题不谈，这表明了一种对现代、多文化的澳大利亚的一种奇怪和过时的概念。这一概念和十九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概念一样陈旧。

我还可以进一步说，我们的主张更可能帮助法国维护其在太平洋的存在，而不是排除它的存在。在1960年，法国的某些非洲殖民地通过相互和友好的谈判获得了独立，从而使法国获利。其结果是，法国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仍然密切。在新喀里多尼亚，法国还可以做出这一选择。

总而言之，南太平洋论坛成员国提出的事例是坚定地以第1514(XV)号决议和第1541(XV)号决议中所提出的非殖化原则为基础的。我们要求给予新

喀里多尼亚的东西恰恰是联合国过去一直寻求、现在仍然寻求给予其他附属领土、当然包括纳米比亚的东西。我们继续支持非殖化，我们的基本和原则的信念是：自决应当是普遍的。为使新喀里多尼亚受益于非殖化的宣言，我们认为把该领土问题重新列入本届大会是重要的第一步。

关于将该问题再次列入的会议草案是一个不需论战和程序性的。在支持这个决议草案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要强调许多国家的感情：新喀里多尼亚也享有其他法国领土已经行使的自决权利，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坐在大会厅中。《宪章》的任何签约国难道能够不支持南太平洋国家关于将该问题重新列入的一致呼吁吗？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任何赞成寻求推迟、修改、或阻碍关于第 A/41/L. 33 号决议草案行动的任何程序性决议的投票都将是支持一个阴谋——其唯一目的就将是拖延联合国参与新喀里多尼亚的自决进程，直到法国政府在那里进行了自己的公民投票之后，但那就太迟了。因此，任何对这种程序性行动投赞成票的国家将被看作是参与了阻碍有秩序地进行非殖化进程。

澳大利亚政府还认为，对第 A/41/L. 33 号决议草案投票反对——甚至弃权都将得不到太平洋论坛的理解。实际上，这将会被看作是阻碍联合国迄今为止发挥了主要和成功作用的和平非殖化进程的投票。我希望，我们都将根据一个根基稳定的联合国原则来采取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而不是使这一原则——自决——屈从于援助、贸易、邻近关系或过去的殖民联系的压力。

吉富汗先生（印度）：我先说几句个人的事。大约 21 年前，我第一次被派到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我当时负责处理非殖化问题的委员会工作。那是混乱但又令人兴奋的年代，混乱是因为变革的速度和巨大的势头已经开始在国际关系中注入一种参与和民主的感觉——而这是国际社会略感生疏的；兴奋是因为我们在联合国工作的人感到直接参加了重申对基本人权、人的尊严和价值、男人和妇女以及大小所有国家平等权利的信念——《宪章》仍然是这一切的保证。

20年后，绝大部分混乱已经消失，一度曾经是殖民地居民的人民现在是一种独立命运的自豪的仲裁者。他们的自由以及联合国帮助保证他们获得的机会与那些仍然被剥夺了历史权利的各国与各国人民形成鲜明与生动的对比。

非殖化不仅是一个道德、道义或兄弟情谊的问题，非殖化所代表的价值观远比联合国古老得多。这是信任、同情以及关于只有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减少我们共同的弱点，免受大自然和人本身创造的我们时代的残酷力量的认识的基本人类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很容易由于战略上的野心和粹纯的商业贪婪而被忽视。历史就是一种连续性的章回小说，发现带来的兴奋以及人类智慧的成功由于变为假想的依赖关系而受到破坏。

本届会议期间在大会中的辩论反映了我们对南部非洲局势的愤慨，纳米比亚仍然被剥夺着它在我们大会中的合法地位。南非人民被剥夺了民主和有代表性政府的权利，而这个政府却能够合法地参加我们的会议进程。在两个例子中，最后期限被破坏、承诺被妥协、我们的意志无效。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寿命已经屈指可数了，但这一短暂时期的每一刻都是我们良知上的伤痕和我们失败的证据。就在几个月以前，秘书长谈到了已经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但还没有越过南非和纳米比亚海岸的变革之风。他的前任之一达格·哈马舍尔德曾把联合国比作一条大海上的船只，在这条船上，“我们将遇到焦虑地期待着明天就在地平线上看到大陆的水手，以及那些认为无可奈何，离开我们随波逐流的人”。我们的焦虑在增长，但无可奈何的感觉还没有能够破坏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精神，尽管我们没有能够兑现我们对他们做出的承诺，他们对联合国的信念仍在继续。

我们正在审议的第A/41/L.36号决议草案再次重申，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的继续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在这方面，在世界上战略上敏感和脆弱区域的管理国负有特殊的责任。正如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上个星期所说的那样，太平洋传统上一直是争夺的场所。

联合国明确指定一个由其审议的非自治领土,即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安全理事会对其负有特殊责任。我国政府对托管领土上一个民主和殖民后社会的进化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这一领土在没有外来干涉和压力的情况下的兴起,希望它充分参予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我们同样注意到南太平洋论坛作出决定要求把新喀里多尼亚列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上,注意到已就这一问题向大会递交了决议草案。随后论坛的决定得到了九月在哈拉雷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国家和政府首脑第八次首脑会议的支持,印度赞成新喀里多尼亚人民根据第1514(XV)号决议所应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独立权,同样赞成要求有关管理国向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提供合作。我们特别注意到论坛的领导人指出他们决定把问题提交联合国的作法反映了他们一贯表明的愿望——希望看到新喀里多尼亚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

印度总理英地拉·甘地夫人向1980年9月在新德里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发言时问到:

“我们怎么能默认任何试图为对我们安全环境的威胁进行辩解或对外国基地和巡航舰队的存在辩解的理论哪?独立意味着有责任决定怎样作对我们是有利和安全的,意味着有责任选择我们自己的道路。在我们邻近大洋上的任何大国冲突都将严重地伤害我们。大国负有重大的责任。大国应该放弃追求实力——这种实力不管怎样都是虚幻的,回到谈判桌边来,为拆除对抗机器达成一项谅解。”

第四委员会在其主席我的朋友和同事加纳的格贝霍大使的明智领导下在目前这届会议上继续就非殖民化问题继续向以前一样进行了彻底而艰辛的工作。正如主席在第四委员会这一届会议的告别会上所说的他尽管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没有任何殖民领土得到独立或加入联合国,但是很明显,非殖民化仍然是国际社会议程上的优先事项。

多年以前,在我国获取自己主权的头几年,我们的第一任总理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宣布:

“独立的真正考验在于外交关系。 其其余的就是地方自治。”

联合国致力于不仅给予每一国人民决定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而且还给予他发展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权利。 这就是非殖民化的含意，这就是我们今天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伊格莱西亚先生（智利）：今天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事态发展，我们认识到四十多年前在旧金山开会签署《宪章》，希望在地球上消除战争这一恐怖灾害的人不仅想到要避免各国人民间的对抗，而且他们还寻找一些工具使人们找到在自己的边界内实现和平的正确道路。 今天在联合国派有代表的国家数目是《宪章》的原先起草国的数目的三倍，这一事实最清楚的证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无疑向很大一部分人民为他们实现和平与和睦提供了合适的和平手段，消除了痛苦的对抗和死亡。 许多国家的人民获得了自由而不必遭受其他国家人民为获得独立所要经历的苦难。

人民自决的原则包括具有不同重要性的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可以在不干涉原则纯粹是学术的范围上找到——这起源于拉丁美洲——即各国的平等、尊重主权及其它。 这些形成了一组原则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这些原则支持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正式立场。 这个原则的第二种表现可以在非殖民化一些具体事例中找到，在这些事例中非自治领土以及所谓的管理国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方面与其说是学术性的还不如说是实事求是的，联合国机构在世界这些地区为实现个别国家的民族特性建立某些基本成份作出努力时处理了这个方面。

智利几十年来一直支持巩固这种基本的人权，这是每一个社区的利益和需要的组合，这驱使它为争取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历史和谐一致而占一席之地而努力。 不论是奴役或经过伪装的托管、或思想意识的统治都不尊重自决。 恰恰相反他们使各国真正的需要成为一纸空文，他们迫使各国采取不顾一切的解决办法。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它不能对一地区已在形成的进程熟视无睹，袖手旁观。 在利他主义愿望的驱使下，为了确保将来的和平和形成大国的真正地缘政治意图，它特别注意到许多集团和制度化的基本机构所发出的这种呼吁，以使自决原则能得到实施。

自决包括一种粗略看不到的政治成份，这种成份是变化了，经常与思想意识混淆在一起。此外，自决通常与政治独立是一致的，这起源于完全实施主权，尽管这只是自决的一个方面。自决的实质性部分在于取得经济和文化的独立的愿望，在今天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中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更难取得这种独立。*

沉浸于政治辩论中的联合国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因此，其对该原则的审议同样受到这一背景的影响。具体谈到自决的大会各项决议的内容证实了这一事实。第1514(XV)号决议有足够的理论条款，但其阐述自决概念的语言没有能够在概念和某些具体国际范围的行政措施之间建立直接和立即的关系，而声称行使这一权利的人权小组却已采取了这些措施。同样，第1541(XV)号决议例出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晶化自决”的三项确切变量，即，独立、完整或自由结盟；该决议没有明确列入或处理其它可能性；而是以极其谨慎的语言为国际作法或政治意愿可能采取的其它途径敞开大门，这类决议是贯用谨慎语言的。

尽管许多人对该项目有疑虑，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自决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是有着十分清晰看法的。这种清晰看法使得认为非殖化任务是当今世界所必须的看法为合法的。

关于对非殖化问题的实际立场问题，我国是遵循我刚刚分析过的各项原则的。我们各位代表坚持上述论点参加各项进程的发展，并对该发展提出自己看法。这样，智利已决定支持并共同提出关于将新喀里多尼亚列入非殖化委员会审查领土名单上的决议草案。这样，我们同太平洋论坛各成员国同样感到关注，我们在太平洋论坛中享有观察员地位。我们认为，新喀里多尼亚同任何完全旨在实现自决目标有关的局势一样与其居民人权事业是密切相联的，对这一主题，法国曾在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出特别兴趣。

关于有关福克兰群岛问题的项目，我们赞成有关双方在和平气氛中通过对话所达成的谈判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一贯参加非殖化委员会各种会议，特别是关于小领土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并在其中予以我们的合作。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国际委员会面前和

* 副主席马克斯莫夫（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持会议。

根据法律代表着对非法占领的国际领土——纳米比亚；在该理事会中，我们一再表示我们致力于非殖化进程，并明确表明我们是憎恶种族隔离制度的。我们对执行班图斯坦化的谴责同样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支持所有客观对待该项目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的，以便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事业，抛弃一切选择性和有偏见的争论。

我们在非殖化进程中已经取得进展，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国重申支持一切旨在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动机情况下达到人民自决理想目的而实现上述目标的活动。

阿鲁斯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指出，联合国的目的之一是，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它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一些国家的确能够行使上述权利，获得独立并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非殖化的势头使得大会通过了历史性的第1514（XV）号决议，该决议强调了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自决权利。

非殖化委员会一直是执行宣言的机构。该委员会通过使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了解情况并使其能够行使自决权而作出了重大贡献。

殖民领土的人民表示了他们行使该权利的決心，进而获得独立和自由与尊严的生活。自从通过宣言以来，有59个国家之多，超过8千万的人口获得了独立。尽管在这些领土的道路上存在着各种障碍，联合国还是取得了上述重大成就，起初，这些障碍似乎是不可逾越的，但本组织坚定不移和协调的努力克服了上述障碍。国际社会对于自己在此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感到当之无愧的自豪。

在此方面很大一部分的功劳应该归于24国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它们不遗余力地使整个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非殖化问题，并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从政治和道义上支持殖民地人民为行使自己自决权而进行的努力。24国特别委员会在使国际社会集中努力于彻底执行宣言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在继续发挥此种作用。

自该委员会建立以来，我国代表团就有幸成为其成员。我个人十分高兴在奥利瓦大使指导下工作。我感谢他杰出地指导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祝贺他的广泛经验和智慧，这两者是我们能够成功地得出在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我们相信，该委员会将继续履行自己的任务，直到根除一切殖民主义的残余，我们希望这一点很快就能实现。

在我们审议的非殖民化问题上仍存在着困难的问题，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国际社会面临着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只需提一下国际社会今年以来所作的各种努力，例如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巴黎和维也纳会议，不结盟国家在新德里举行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会议，各种讲习班和研讨会，以及非殖化委员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第14次特别联大所作的不懈努力和我们在第四十一届大会审议议程项目36之后通过的各决议。所有这些都证明了国际社会对解决这一问题所抱有的关注。

未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采取的顽固立场，这一政权拒绝执行这一决议，采用搪塞和拖延的手法。在美国的支持下，该政权将纳米比亚独立同无关问题联系起来，例如将在安哥拉合法存在的古巴军队的撤出同纳米比亚的独立联系起来。我们在这一讲坛上呼吁所有捍卫正义和自由的人们尽一切努力通过一切渠道使纳米比亚人民充分和完全自由地在没有拖延的情况下根据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表明自己的真正愿望。

有一个问题同纳米比亚问题相类似，即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被剥夺了自己的重要权利。他们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实体推行了某些政策、例如驱赶当地人口、屠杀、监禁、镇压和统治。巴勒斯坦人民正等待享受自己的充分权利、包括自决、返回家园、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些权利得到了大会的承认。比勒陀利亚政权和特拉维夫政权之间的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与核领域方面的密切合作在协调帝国主义为迫使中东人民和非洲人民屈服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自由是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明确证明。然而，帝国主义的利益集团正试图通过经济霸权恢复它们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控制它们的命运。某些领土依然是殖民附属地。其它领土被用来为军事目的服务，以便保证这些殖民国家的战略和军事利益。

美国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借口和各种名义，例如自由联盟和政治统一来拖延这些领土的非殖化过程。这些都只不过是為了掩盖其永久统治和分割行径的幌子而已。

美国在密克罗西亚采取的军事措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这些措施不仅是为了将该领土变成殖民附属地和战略性的军事桥头堡，同时也不顾当地人民的自由意愿、剥夺了他们的主权权利。

不仅如此，美国1986年11月3日就给予北马里亚纳群岛和马沙尔群岛以及密克罗西亚邦联以联邦地位、与美国建立联系关系发表声明，这一单方面的措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1947年的《托管协议》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由安全理事会代表的国际社会应当就这一问题举行辩论并作出决定。

关于波多黎各，我们再次表示支持波多黎各人民根据大会的第1514(XV)号决议享有的自决权。波多黎各人民尽管承受了各种压力，但依然坚持自己的民族团结、文化、特点和履行自己自决权的要求，为了彻底执行《宣言》，我们必须加紧努力，以便实现这一崇高目标。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根据自己对于自由问题的不可分割性的信念，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我们都属于同一阵线，反对着同一敌人，不论其名称是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还是犹太复国主义，我们期望世界各国人民取得自己的自由、独立和尊严。

库托沃依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传统上，代表不同大陆的代表团对《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作用与重要性说过许多赞美的话，包括这一讲坛上。这对《宣言》来说是当之无愧的。

用比喻的说法说，《宣言》最好地反映了联合国各会员国在五十年代末意识到

有迫切的必要性尽一切努力根除侮辱人类良知的殖民主义制度。在联合国通过的许多文件中，只有几个文件具有同样的有力的政治内容及对国际事务发挥有效影响的能力。《宣言》不断被援引多少次，都将保持其基本主题的新鲜性和活力，强调“所有人民都具有获得彻底自由、履行自己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的不可剥夺权利”，和“有必要迅速和无条件的终止一切形式和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大会第1514(XV)号决议）

这个宣言是反对殖民主义势力的宣言，从辩证观点来看，这是与一种哲学和政策的历史对立，这种哲学与政策是建立在暴力和威吓、不平等和压迫，按照种族、宗教或肤色进行歧视的基础上的。两个对立面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使十多个新独立国家出现，这些国家获得了民族解放，并理所应当地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苏联代表团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伟大的十月革命所主张的国家和民族平等的思想被包括在这项宣言之内；这一思想唤起被压迫民众采取行动，成为反殖民主义进程中的一个有力催化剂。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大会所通过的共产党纲领的新措词中，我们强调

“苏联站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进攻，保卫自己自由、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国家和人民一边。目前支持这些国家和人民是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安全所进行的共同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执行非殖化宣言使得世界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在为实现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人民已经获得了一种民族感，这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各个国家所进行的这个运动正在非殖化方面，包括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活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印度期间发表的苏印联合宣言中，苏联和印度注意到

“……这个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侵略和种族隔离、

干涉和霸权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具有生命力。”

然而，在谈到消灭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斗争所取得的不容否定的成绩时，人们不能不提到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步都遇到继续毒害国际发展的腐败透顶的殖民主义日益增加的抗制。如果国际社会的集体手术刀不把这些割掉，那么这就会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极其严重后果。

各色各样的殖民主义者以及新殖民主义者通过无限期地拖延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正在企图使附属领土上的土著人口永远处于长期落后，不发达和不统一状况。

管理当局不仅不在殖民地和附属领土上建立工业设施，发展农业以满足土著人口对食品的急需，发展运输网络和增加就业，反而越来越多地把这些领土用于军事目的。它们正在建立新的军事基地，飞机场，试验场地和其它军事设施，似乎这些军事设施能够帮助这些领土上的人民获得真正的独立的国家。

外国垄断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掠夺严重地损害了南部非洲殖民地和附属领土以及小的岛屿殖民地上的人民的利益。这种活动严重阻碍了尽快充分执行非殖化宣言，在公正和民主基础上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最近帝国主义分子在令人误解的保证的掩盖下，正在努力企图把精心策划的新殖民主义剥削制度强加给殖民地和附属领土的人民。新殖民主义有各种各样宣传标签的伪装，如“自由联盟”、“联邦”等等。

分布在世界上的十多个国家和领土仍然完全处于殖民主义束缚之下的这一事实，使得完成非殖化进程更加困难。这些领土遍布在非洲、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

各管理当局实施各种各样的殖民主义规定和统治，极力使这些领土上的人民不团结。此外，这些人民本身也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他们具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相互之间了解甚少，或者几乎不了解。

然而他们有共同的命运：这就是令人痛苦的殖民地附属性。他们只有一个敌

人，就是帝国主义。特别重要的是，他们都希望摆脱殖民主义束缚，这种希望是他们政治活动的一个共同标准。

由此我们认为非殖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无论是在非洲大陆消灭殖民主义还是在太平洋和太平洋岛屿上消灭殖民主义。

不可分割性意味着所有殖民地和附属领土上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方式，与它们的邻国和其它国家建立同等的和相互有利的关系，在和平与安全中生活。

不可分割性还意味着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注意所有殖民地和附属领土及人民的需要。我们不应该试图仅仅解放一个殖民地附属人民，而同时忽视其它殖民地和附属领土上人民的命运。

不可分割性最后还意味着任何人在非殖化的斗争中都不能保持纯粹被动观看者的地位。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坚决一致地反对殖民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企图在附属领土和国家中推行的自行授权的政策，必须对这些人民和领土的命运负政治责任，必须表现出政治意志和决心在这个重要方面采取具体步骤。

确保普遍贯彻宣言的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由其代理主席，古巴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奥拉马斯·奥利瓦大使为首的二十四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所作的。

纳米比亚人民仍然在种族主义殖民枷锁下受苦受难。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府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从而违反了许多联合国的决定和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并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种族隔离政权依仗着四方伙伴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支持，使得安全理事会不可能运用向比勒陀利亚施加压力的手段。该政权还企图镇压纳米比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强加给他们一个新殖民主义的方案，以便保持其对纳米比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控制。

苏联和印度在苏印共同宣言中呼吁：

“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南非部队从纳米比亚领土无条件撤退，并呼吁全面和及时地贯彻所有有关的联合国关于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根据联合国的决定，苏联正在向并继续向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先锋，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物质支援，苏联将充分利用联合国的潜力以保障彻底解放纳米比亚人民。

苏联的民间组织积极支持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每年向非洲统一组织的基金提出资助，以便使国际社会更加了解南部非洲的形势。该委员会支持为南非和纳米比亚难民的孩子所办的所罗门与兰古自由学院。来自非洲大陆该地区的数以百计的学生通过该委员会的奖学金计划，在苏联的各教育机构，接受经济学、保健、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教育。

引起我们严重关注的是具有战略地位的联合国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的形势，这一领土在联合国的眼皮下被美国吞并，变为美国的军事战略要塞和殖民附属国。11月3日，华盛顿官方宣布联合国战略托管地的三部分——北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国被给予所谓联邦和所谓与美国自由联系的地位。美国总统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中清楚地表明，1947年的托管协定，正如众所周知的，是在安全理事会和美国之间缔结的，该协定在关于前面提到的密克罗尼西亚实体问题上，已经“不再有效”。美国的所作所为是无视根据《联合国宪章》而应对战略托管负责的安全理事会，并违反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

美国向密克罗尼西亚人强加了压迫性的协议，这是与对该领土的托管制度的宗旨和原则不符的，美国实行了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压力。最近美国的行动不过是一长串华盛顿对密克罗尼西亚采取的非法和反对《宪章》的行动中的又一个环节。实际上，违反了非殖化宣言执行部分第六段，这一段明明白白地写到：

“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破坏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企图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第1514(XV)号决议）。

这个管理国公然违反了这一规定，把一个战略托管领土分为四部分，并解散了统一的国民大会，该国民大会一致反对根据波多黎各方式，把密克罗尼西亚与美国建立联系关系，并清楚地表明赞成维护马绍尔、加罗林和马利亚纳群岛的统一。

美国的义务是在托管领土促进能使密克罗尼西亚人民自由行使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条件的条件，但是，与之相反，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这样做。

尽管《联合国宪章》的第76条，美国没有创造出有利于密克罗尼西亚迅速经济发展的条件，以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条件。密克罗尼西亚人民在政治上被管理国控制，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管理国，被剥夺了独立地 and 不受外来干涉地，作出自己自由选择的机会。

这个管理国又一次违反了第76条，没有对托管领土的人民走向自治和独立的发展作出贡献。强加给密克罗尼西亚人关于该领土某些部分的未来政治地位的谈判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公正的。为谈判准备的所谓契约和协定也不是公正的。在密克罗尼西亚进行的所谓公民投票据说是为了批准关于与美国所谓自由联系和拥有州的地位的协定的。这个公民投票与联合国倡导的由人民自由表达意愿和自决的真正行动完全无关。管理国当局于12月2日在帛琉又导演了一场所谓公民投票——这是连续进行的第七次，也是今年一年里进行的第二次——管理国当局又一次剥夺了帛琉人民选择一个不同于新殖民主义附属国的方案，也就是，完全自由和真正独立的方案。

美国在单方面改变联合国战略性的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的地位的时候，提到了托管理事会1985年5月28日的决议。然而，这个决议的通过违反了托管理事会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的职权范围。根据这一职权，十分明确的是，托管理事会无权作出任何有关改变前面提到的联合国托管领土的现存地位的决定，也无权对所谓整个战略性托管领土，或部分领土的新的地位提出任何建议。

苏联明确反对向帛琉派出一个托管理事会的特别任务小组，因为这个小组很明

显是用联合国的旗帜来掩盖另一个美国在经济和政治压力下，强加给帛琉人民新地位的企图，美国企图把帛琉变为美国的一个核跳板，这正是帛琉人民一再反对的。

理事会派往帛琉的反对《宪章》的性质还表现在，实质上，它的目的在于使得由美国对一个托管领土一手造成的分裂进程予以表面合法化，这是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

苏联在密克罗尼西亚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1986年11月12日的塔斯社声明中再次得到重申，该声明指出，

“美国对联合国托管领土密克罗尼西亚采取的行动是单方面的、任意的和法律上无效的，只有安理会才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就终止联合国的托管协议采取行动。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坚决拒绝美国采取作为人民的命运的统治者的行为这一非法的野心。联合国继续对该领土负有责任直至该领土上的人民实现独立”。

殖民和附属领土上的人民实现政治独立并不意味着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即在公正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国际经济关系，这是符合整个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鉴于帝国主义不仅诉诸政治同时也诉诸经济手段来阻止新独立的国家理志气壮地站起来这一事实，这是极为重要的。因此，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国有必要警惕地捍卫它们举起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旗帜。

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先生和印度总理甘地先生签署的无核武器无暴力世界原则新德里宣言强调指出，

“在核时代，人类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政治思维，即一种新的世界观，它要为整个人类的生存提供可靠的保证”。

第二十一世纪前夕的一个当前世界就是一个法治的世界，一个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国际法所有准则和普遍尊重人权和自由的世界。

与今天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思维在客观上要求采取新的做法，即对过去遗留下来的非殖民化问题采取新的切实解决办法。今天的主要目标就是在联合国这方面的活动中建立新的优先项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国采取实际行动。

苏联愿意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起采取实际行动。

下午1点5分散会。